

咨

卷二百十九
之二百廿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十月盡癸丑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宋白曰慶州貞觀以來為順化郡癸未

至彭原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

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旨

旨更工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

漢而上至洋川見賢通翻上時掌翻洋川郡洋州本音羊今人多讀如祥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考異曰鄴侯家傳云薦

元載令於鄧鄉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宋白曰故事

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鄧鄉今不取度支案郎中判入負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衙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

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

琦作權鹽法用以饒琦變鹽法盡權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遊民願業者為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

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權古岳翻房琯喜賓客喜許好談論到翻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

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

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街瑄以為攝

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

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

諭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

也鄭曰蕩蕩法今房瑄專為過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

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事見上卷上

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上皇在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

權蓋指李峴李承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

之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考異曰唐麻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

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

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據考異則上之疎瑄非特

因進明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

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

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開習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

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更整屋縣劉貴哲

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

度使 穎王璩之至成都也見上卷璩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璩不之止圓恨之璩視事兩

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璫使歸內宅

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成都亦即行宮為內宅

以武部侍郎李恒為劔南

節度使之

恒胡登翻

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恒為劔南節度使蓋恒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恒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璫

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珪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

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

玢音彬

考異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卑

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

之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

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於豺狼乃

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何復何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策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

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

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

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今從舊傳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

復扶

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賊遁去

房瑁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

之陳濤斜

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

之瑁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

亂

乘繩證翻

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瑁自以南軍戰又敗

南軍宜壽楊

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瑁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

為于

上乃宥之待瑁如初以薛景

仙為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家至回紇牙帳

承家使回紇見上

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妻

遣其貴臣與承家及僕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

見賢

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

號毗伽公主

迦翻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

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

湛水死

新書作赴河死

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

樂安郡棣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即時降賊蓋人心

危懼城主不能守也

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弃郡渡河南

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

清河郡貝州博平郡博州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攻博州五日城陷今

從肅宗實錄

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

人信都郡冀州降戶江翻史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

千鈞性復明辨

將即亮翻束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昫曰束鹿漢安反改常山之鹿泉曰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束鹿以厭之復扶又翻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

饒陽受攻事始二百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

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計前後之數也

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

守式又翻

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

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

張興志在必死自言命在剎刻

願一言而死思

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

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

如鷲巢于幕

引左傳吳季札之言

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

間古翻

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

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

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

賊每破一城城中衣

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

擔都翻

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

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

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按史思明與郭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益其兵及郭李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

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

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邏郎佐翻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

之遽引兵歸 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塞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

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榆林郡勝州大河經其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

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元年更郡名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帥

曰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永王璘幼失母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爲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

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事見上卷七月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

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

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長知兩翻更工衡翻瑒徒杏翻又音暢好呼到翻鏐力求翻

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康曰楚威王埋金以鎮王氣故曰金陵保

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觀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璘將稱兵峴不欲預

其禍也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

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瑒爲之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

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蘄州蕪湖郡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西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

州榮陽郡許州潁川郡光州弋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鎮表但義陽弋陽已屬淮南節度當考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方鎮表至

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陟所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昇宣歙諸州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

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

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過輸春此豈

有雄據四海之志邪耶音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

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

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將即亮翻驍堅堯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今若令李光弼自太

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力令

丁翻陘音刑離力智翻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華戶化翻使兩京

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

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

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

范陽必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虜壘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

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

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娣大計翻

惡鳥路翻爲于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

僞翻倓徒甘翻

從 甲辰求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

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雖珍翻守式又翻詰去吉翻使璘怒

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將即亮翻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

廣陵琛丑林翻廣陵郡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今

當塗本漢丹楊縣地晉分丹楊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改爲當塗

縣仍僑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楊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未嘗

以丹徒名郡徒當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

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韋陟蓋赴鎮中道聞變遂會于閩

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閩徒賢翻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令力丁翻雍丘唐初置杞

築城以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

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

襲寧陵斷巡後斷丁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帥讀曰率范成大北使錄始與睢陽太

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

塞汴而下睢音維守式又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

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使疏吏翻將即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上黨節

亮翻折之舌翻

度使領上黨等三郡

領潞州上黨郡澤州長平郡沁州陽城郡

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

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

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

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

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初林邑王范真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

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

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以始事

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

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更工衡翻妻七細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

之後也

懿祖光皇帝諱天錫太祖之父也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

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

復扶又翻

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

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宦李猪兒被撻尤多

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

黠惠祿山持刀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以交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爲閹人遂見信用

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

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

所爲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

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

舊書

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

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

深式

以氈裹其

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洩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

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
懦奴過翻又奴亂翻 令力丁翻樂音洛 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

悅其心

將即亮翻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

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

從千容翻必此必翻帥所類翻題昌呂翻

至於家事當俟上

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

平

邪音耶語牛倨翻

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

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

晨昏昏定之禮

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

也上賞慰之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

凡廐牧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輔國以閹奴爲開廐小兒

粗閑書計給

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

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

粗坐五翻姊大計翻倓徒甘翻數所角翻訐居謁翻

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

帥

不用倓爲元帥見上卷上年九月

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官縣食於上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併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爲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

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至德元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爲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爲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

喪故置於此護

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

國當作輔國

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

去羗呂翻爲于爲翻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墜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開氣良

久而去按泌方爲上所厚恐

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

謂上許泌以賊平任行侯平京師則去高志見上卷上年九月

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吾觀代宗所以卒免張后之禍者用李泌之言也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

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治直然有

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

繒布而已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丁之歲調給之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

年三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

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為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

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

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太音扶過古禾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泌既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

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

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官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麻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林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剋復効在何時

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

幸保定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去載更郡名鄯音善又時戰翻丙寅劍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

太守柳弈討誅之臨邛郡邛州邛渠容翻守式又翻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蓋古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

等殺節度使周泌使疏吏翻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武威郡涼州治姑臧舊城

三里張氏據河西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為五餘二城未知誰所築也胡據其五二城堅守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

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

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 行戶剛翻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爲賊守大同自此趨太原牛廷介自幽州與史思明等合 李光弼

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

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 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潛仁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

城周四十里者 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

止言都城耳 擊數十萬 帥讀曰率鑿古歷翻範土爲之 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

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 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各屬太原府并陘關在其東葦澤關在

其東北皆通 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

山東之道 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 趣七喻翻 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

至 懿邲未嘗少懈賊不得入 光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

軍錢工三善穿地道 安邊軍在蔚州興唐縣蔚州有銅冶有錢官故有錢工時得其三人也 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

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

之近城輒陷 近其 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

退營於數十步外 退營於礮所不能及之地礮匹貌翻 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

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 搯柱也 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

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 搯柱也 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

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 搯柱也 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

降狀賊皆屬目

屬之欲翻

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

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

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

歸當作僞僞州也唐人雜史多有作歸檀者蓋誤也趣七喻翻睢音雖許

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

自寧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

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

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

將即亮翻懦奴過翻又奴亂翻

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

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

爲于僞翻調徒釣翻

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壽畫一出於巡賊遂

夜遁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河東郡蒲州自河東進兵攻取潼關則兩京之路中斷然後可圖也

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初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

事見上年

安東都護王玄志鴆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爲

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

復扶又翻

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茭度海與

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平原太守

秦音伐秦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守式

又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

宋白曰鄭州洛交郡漢上郡離陰之地後魏爲東秦州又改爲比華

州廢帝改爲鄭州取鄭時爲各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

分兵取馮翊

馮翊郡同州兼取蒲關則跨據河東西以圖關

陝可以制賊

已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

新志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調符雜徭逋負良賤芻橐逆旅

婚姻田訟旻殺賊近千人

近其翻

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

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縣時屬解州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

門擊之盡殪殪一計翻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白逕嶺在解縣東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

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江淮庸調汴漢而上梁洋調徒弔翻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

使駱驛往來不絕曰駱驛使疏吏翻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懸息既定懸去

翻例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

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

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

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

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

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伺相吏翻復扶又翻後果如泌所料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言急於復兩京迎上皇不能待此決矣言決不能從關內節

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此即武功之東原西原也蜀諸葛亮駐師之地使疏吏翻丁

西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

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

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

媯川王唐會要恒陽軍置於恒州郭下恒戶登翻媯居爲翻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時慶緒分兵屯鄴郡安陽縣因所屯之地而曰安陽軍張忠

資台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守式又翻陘音先是安

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先悉薦翻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

不能制為思明殺慶緒張本戊戌永王璘敗死璘離珍翻考異曰新舊紀傳實錄唐麻皆不見璘

永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

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無所見疑未敢質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楊子

者蓋登丹楊郡城也璘自當塗進兵擊斬丹楊太守閻敬之遂據丹楊城然後可以望瓜步楊子

望見楊子及瓜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楊奔晉陵以趣鄱陽其道里節次可驗其黨薛

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楊子本為鎮屬

鎮置揚子縣即今真州治所成式使判官裴茂新書作裴茂將兵三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

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

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

奔江寧是年以丹楊之江寧縣置昇州江寧郡馮季康奔白沙今真州治所唐之白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

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

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復扶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新書

日新豐陵攷其地在晉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射而亦翻璘

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璘遂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南奔鄱陽鄱陽郡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

簡便曰江西侁所臻翻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傳張璘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遂廢侁不用庚子郭子儀遣其

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

考異曰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汾陽家傳云正月二

十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郭俊荀文俊入河東搆忠義與大軍約期以翻城公乃進軍出洛

交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伺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崔乾祐尋

繼而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中公使旰及

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遁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奔開城尋白涇嶺而逸遂收河東

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

韓旻司士徐旻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伺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

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為降乾祐兵入將半

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北走安邑百姓為降乾祐兵入將半

麻云子儀收蒲州又襲下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翊安能先取潼關

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而下復載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及唐麻

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

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

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偽關西節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

王祚決戰而死唐麻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

敗死者萬餘衆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貴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

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路不通後奉詔

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則何

以奔潼關而不守今參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三月辛酉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

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

惡烏路翻安祿山之反也請出晉卿為陝郡太

守兼陝引農防禦使

兼二郡防禦

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失守晉卿潛竄山

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為左相軍國大務悉咨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謂識祿山有反相也事見二百

十四卷開元二十二年

為之流涕

偽翻為于

遣中使至曲江祭之

張九齡韶州曲江人使疏吏翻宋白曰曲江縣以瀘水屈曲為名

厚恤其

家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

復扶又翻

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

命膏草野號翻而賞不酬勲以號王巨靳告身不與賜物恐將士怨望而不力戰故先以此言慰撫之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

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少始紹翻

陳讀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

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

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夏四月顏真卿自荊襄北詣鳳翔真卿奔平原渡河欲赴行

在而陝洛為賊所梗故南奔荆襄上以為憲部尚書憲部刑部尚辰羊翻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

兵馬副元帥帥所類翻考異曰唐麻四月子儀為司空尋以廣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為元帥唐麻誤也使將兵赴鳳

翔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池陽地後魏置三原縣子儀使其將僕固

懷恩又音如字仲昇渾釋之李若幽考異曰汾陽家傳今從舊傳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

逸白渠漢白公所開因名若幽神通之夕孫也淮安王神通隋義寧初起兵應高祖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

湔西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各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

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湔水出杜陵之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音決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

清渠程太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京城西有漕渠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屈而東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屈而北流入渭清渠在漕渠之

東直秦之故杜南城稍東即香積寺比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

千為長蛇陣陳讀曰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

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監古銜翻考異曰汾陽家傳曰賊帥安守忠李歸仁領入萬兵屯於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於清